

詩集傳附錄纂疏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序

詭乎朱子之於詩是以知聖人也取
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舍前儒
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
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
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

周拳々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
師執聞淵睢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
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虛哉
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嘆哲人云云
衆喙淆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
傳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餘

鄭衛之間者關淫實情性弗得其正
辯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
誤理渙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
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
居於跡下近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
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

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
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為詩之
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
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誓齋魯
韓三家詩攷摭星宿於義娥後得
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

而下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爲羽翼聖
經獨如支流之未底于海習射之未
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
彙括前後鍤剔衆說學者得之如大
庖餽飲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
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殁身乃已後

十餘年始得令劉氏君佐迺朱子故
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
學者堙鬱不售丞鉞請梓使學者誠
能於此沉浸參酌舉跡而傳通舉傳
而臨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
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

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
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璧將
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
是序也皆秦定第四襍疆圉單闕歲
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
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

父書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
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
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
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
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

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

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
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
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
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
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
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
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
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

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
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
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
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
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
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
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
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
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
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
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
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
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
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
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
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
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
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
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
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

朱熹書

易有三易禮有二禮曾熹有二傳詩有四家連山歸
藏周易是為二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玄做連山
潛虛做歸藏多嘗參攷二易著漢纂成一編矣三禮
則朱子嘗輯儀禮系經二禮為傳曾熹則尤氏公羊
穀梁竝行于世詩則齊魯韓三家出說不傳今所傳
唯毛氏耳罕官中秘書授詩潘郎春谷道山羣玉閣
與秘書郎王伯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直
曾曾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為一雖曰存十一於
千百然四詩異同曰簡參攷皆曾魯詩盛於子貴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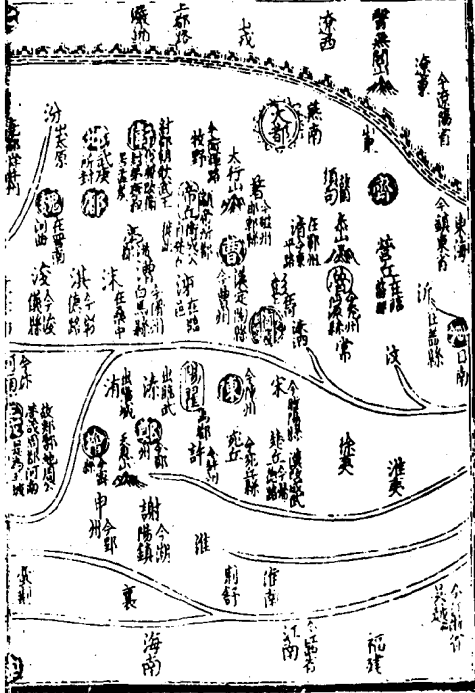
詩則燕趙間好也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並
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
廢魯韓詩雖存而浸微唯毛氏獨行呂氏今世四
家詩具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困源一翁二季殫見
洽聞巨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真宏博者不在是方
將判華訖實及洗時粧顯意古學多漢嘉而力贊之
多亦有嗜古癖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翹切磋琢磨
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夏山中四手古澆父及翁伯學

甫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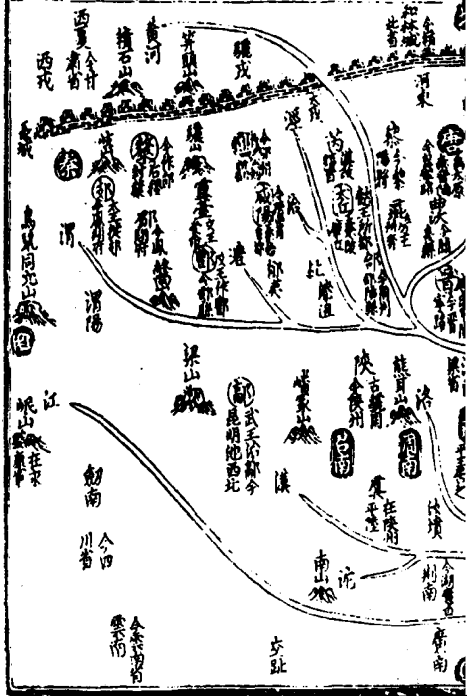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
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
韓勵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
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子集傳闕意妙指卓然
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
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
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
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
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坼者

岐皆從韓詩焉數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
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朱子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切觀傳
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因羅遺軼傳以說文爾
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朱子之意云
耳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浚儀王應麟伯厚序

都 國 五 十



地理之圖



詩傳附錄姓氏

黃氏

幹

直卿

李氏

方子

正叔

廖氏

德明

子晦

陳氏

埴

器之

陳氏

淳

安卿

董氏

銖

叔重

黃氏

芾

子耕

輔氏

廣

漢卿

襲氏

蓋卿

夢錫

沈氏

儻

莊仲

甘氏

節

吉父

萬氏

人傑

正淳

余氏

大雅

公梅

金氏

去偽

敬直

陳氏

文蔚

才卿

葉氏

賀孫

味道

曾氏

祖道

錢氏

木之

子山

吳氏

伯豐

必大

李氏

闕祖

守約

楊氏

道夫

仲思

潘氏

時舉

子善

黃氏 義剛 去私 林氏 學蒙 正御

林氏 變孫 子武 滕氏 璘 德粹

呂氏 燾 德昭 湯氏 泳 叔敬

鄭氏 可學 子上 舒氏 高

李氏 備用 仲秉 蔡氏 模 仲覺

潘氏 恭叔 林氏 武子

蘇氏 宜父 鄒氏 浩

吳氏 琮 仲方 吳氏 振

徐氏 寓 居父 黃氏 卓

劉氏 礪 用之 劉氏 砥 履之

詩傳附錄姓氏

詩傳纂疏姓氏

毛氏

大小毛公不知名

鄭氏

玄

杜氏

預

元凱

郭氏

璞

景純

陸氏

璣

王氏

肅

元雍

孔氏

穎達

仲達

胡氏

旦渤海

陸氏

佃山陰

農師

歐陽氏

脩

永叔

王氏

安石

介甫

曾氏

鞏

子固

蘇氏

軾

子瞻

張子

載

子厚

程子

頤

伊川

劉氏

彝長樂

執中

揚氏

時

中立

呂氏

祖謙

伯恭

張氏

拭

敬夫

陳氏

傅良

君舉

李氏

樛

迂仲

黃氏

樛

實夫

陳氏

鵬飛

少南

范氏

當塗

段氏

昌父

王氏

炎

晦叔

徐氏

林氏

賢良

曹氏

呂氏

和叔

沈氏

范氏

丘氏

謝氏

孫氏

炎

濮氏

一之

斗南

董氏

錢氏

嚴氏

榮

華谷

劉氏

濟

項氏

安世

洪氏

容齋

謝氏

枋得

疊山

熊氏

禾

去非

張氏

學龍

竹房

纂疏姓氏終

詩篇目錄

國風

周南

正風

凡十二篇

卷一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采芣斯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正風

凡十四篇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麋

何彼襮矣

騶虞

邶

凡十九篇

拍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邶

凡十篇

栢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蠨蛸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凡十篇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凡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推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變風

凡廿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太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變風

凡十一篇

五卷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變風

凡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變風

凡十二篇

六卷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鵠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變風

凡十篇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變風

凡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鄆

變風

凡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

變風

凡四篇

蟋蟀

候人

鴉鳩

下泉

蟲

變風

凡七篇

八卷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凡八十篇

九卷

鹿鳴

此下正小雅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淇露

十卷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此以下小雅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士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士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士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十五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十五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絲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凡廿一篇

文王

此正大雅

大雅

大明

綿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此以下變大雅

板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丞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頌

凡廿一篇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凡四篇

駟

有駟

泮水

閟宮

商頌

凡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篇目錄

文場取士詩以 朱子集傳為主明經
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
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攷
求無遺也今以詩攷謹錄諸梓附於集
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
斐英輝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皆恭
定丁卯日長至浚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傳綱領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憂懼愛惡故謂之七情形見永長

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

治直更反樂音洛思息更反○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水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

數之即相應之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諫之過人所鮮

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人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

指風雅頌之正經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

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勸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

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

虛應反

五曰雅六曰頌

此一條

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樂部

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

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采芣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

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持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

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則與
之中益新寄於比而綠衣兼於興與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
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
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越調之類是也大抵風是民無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示
廟之詩議器之問風雅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類漁仲說
言出於朝廷若為雅出於民俗若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
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召
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
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制
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木之又曰詩有是當
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
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
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如何其不啟從大雅論賦比興
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引物為說者比也如本專
言其事而虛用兩句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夫雅又曰如
樂賦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為言起也言與物
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森森澗中石人
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
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也方子又曰說出
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
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湖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子付

度之關雖亦然皆是與體比體口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該與比相近却不同比雖是較切然與却意較深遠也有與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義剛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嘗在言外與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嘗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與意雖闊而味長實然論經綽綽或問三經三緯之說同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也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諫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福風反○風者民作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

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詩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

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

風變雅作矣先儒傳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廟詩至前

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如至幽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茂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

政異十二篇篇變大雅皆頌明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
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
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其變之論經無明

周禮問變風

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其於本篇云
何曰也是後人恣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恣地說
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大雅變風又多足洋亂之詩故
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失
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同上

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風福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

字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蓋者欲蓋其失乃云國中純

編

詩人之情性而謂諒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
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

掌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

周禮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替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周禮

一句也有病同禮禮記

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

人做高又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備掌

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

失之迹于國史甚事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

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

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故止乎禮義如桑中有其禮義太序只是揀說亦未盡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言風化下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体而象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体也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皆古字通故

其取義如此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

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

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

所以叶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无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爲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

然竹匏土革木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

大序以六德爲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以六律爲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无射

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權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說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子曰興

於詩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詞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

正以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說志其用

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体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

言詩三百而惟此

○南宮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

之子妻之白圭大雅抑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貢

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言贊其之夫子以爲二者特勝處

用力而免於顛過耳故但以爲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義理渾然全蘇貫徹於則心發於外而忘其貧

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爲至尔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

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

知凡孝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

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方何謂也

此逸詩也情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蓋亦以粉

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

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我之志意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伯斯

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詩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也

之也其至否存不
收自必而聽於彼也

程子

顛字伯叔

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

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
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
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
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
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
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附錄

伊川有詩解教篇論詩小雅以後極好蓋是言公十八好

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觀者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

此不如

詩六義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仔細看本指却不如此實殊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

張子

戴子厚

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

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

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

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

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

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

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

險則愈淺近矣

附錄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他休善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必大

上蔡謝氏

良由字

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

味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辭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

所用反別異說而用陳之喻

謝氏以說為然幾得其用耳

上蔡先生甚曉得詩他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

面這是他識得

要領類實錄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

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與起處只為泥章句

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

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傳綱領

語錄輯要

○先生云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方子

先生有意寫出韓詩章句前宋景文間浚儀王應麟伯厚本先生意於文選注及傳記說文亦推等書凡所涉皆附二家詩皆幸爲一編名曰詩攷今附見于集傳之後以廣先生之意云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傳二十卷是毛爲古訓亦不與經連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傳附經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時也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

鄭康成賈孫愚按如古注關雎篇末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注五章鄭

所分故言以下是

毛公本意是也

○歐陽文忠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故說得有好處

愚按歐公本義十四

卷通計一百二十篇
刪錄二十字恐誤

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

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尤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即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故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此是運數將好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又曰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帶

○龜山說關雎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便詩眼不活伯豐

○蘇子由詩解好處多木之又曰蘇詩說踈放覺得好振

○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賀孫○愚謂以序解詩猶可今看得來反成以詩解序也

○東萊專信小序不免牽合東萊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詩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又曰東萊黨得小序

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振

○東萊只詩綱領第一條便戴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然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替

○永嘉之學

陳君舉

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闢湊

要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

木之

○某向作詩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小序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伯豐

又曰某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出於漢儒所作謬戾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某因作詩傳遂成

作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方子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錄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方子

○因說叶韻曰此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如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之時舉

○或問吳才老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

矣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違吳氏音嚴字爲莊字
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詞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
字剛字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
作戶刪反又知嚴字與皇字叶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
然失之又如伐木外禦其務叶丞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
作蒙以叶戎字其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
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
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叶音汝明矣義剛 廣

○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之晦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
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錄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

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木之

○器之又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木之

○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此又當

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質粹

○讀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看他好底合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鎗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間

○讀詩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與處最不緊要然是起人意處正在與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體

○讀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起全

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
若不能興起也便不是讀詩木之

○必大問以詩觀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僞只此而已更無兩
般曰以其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况天
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必大

○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這一部詩并諸
家解都包在肚裏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心
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
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
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
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

益而已備

肅序个非冲寒
羽交崑殿精舍新刊

語錄輯要

詩序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

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

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則代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

公始分以真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

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

妄說者矣况公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

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

乃不繼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自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

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世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傳信

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迂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紛碎不成文理而終

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謾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米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大序好歎多然亦有不滿人意歎又曰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殘而成亦有此理護大序亦

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方子敬之問詩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更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

子註其序亦總在後德明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本易

小序

王德脩曰六經惟詩最分明先生曰詩本易

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及亂詩本

意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序過後面
自作一題文蔚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
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
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穿鑿壞了自
如今人見才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
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
鵬何以爲情性之正實緣溫柔敦厚詩人之教也使篇
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哉鄭漁仲謂小序只足
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益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

王則太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
若專美太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
其意遂查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
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體樂極
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
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闡

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
之戒所璣瑤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以然古
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
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周雅
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周雅
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
之皆俗江漢之小國免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
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始也所謂閔睦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所以風天下

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

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鄉樂周南閔睦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承

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卷首闕離騷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集騷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勸於

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統統坤頤乾也。

召南今本皆誤作公。愚按容齋洪氏曰：据文義二公字首合為南字，則與上文相應。簡策誤尔王首之風，恐不當繫之

周公而先王之所以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敬又與召公不相涉。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

必至於法。夢彰禮樂者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

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

曰：有闕離騷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庶其為是。勸

李氏曰：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陝在武

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文

王故周公所居之地而得其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而

得其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者

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

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

即文王也。又曰：凡此二十五詩者，皆文王之所以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也。愚按分陝之說是成，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

而不淫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預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爲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枉席而閔睢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閔睢作爲傷始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閔睢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嘗詩說也與毛罪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閔睢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禮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嘗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持乎後世之廟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

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

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

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如此

見序終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

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責而勤儉乃為

可執若任室而服女功

固其常耳不必諫歌也

○卷首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

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

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

惟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

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

尾斷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字之射也

○樛木后妃逮下

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

不注者故此

嘉

難自克也李氏曰婦人有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節儉五曰恭敬六曰勤勞如楚莊王夫人樊其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私捐衣食遺舍人於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妾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蓋以私廢公者易以公滅私者難此樛木之詩所以美之也○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

也螽斯聚歛和一而知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桃夭后妃之所致

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首序

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

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

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

詩反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

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所致而不知其為

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

○兔

皇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若首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程子曰：冬，斯惟言不好忌。

若首句則更和平婦人樂。

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

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黃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誤設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

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

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末。唯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

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汝墳道化行也。文王

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汝墳道化行也。文王

正也。

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伯周南國君之子，生長

富貴，未嘗憂懼，况當殷末俗流，世敗之時，宜其

麟之為靈昭昭也今乃信厚子宜非開離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信學則也人可知程子曰麟趾不成仲言之時謬矣

麟之趾闕雉之應也闕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

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家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

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出遠而

不可知也○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

則不失職矣

揚氏曰夫人為宗廟社

稷主以供祭禮為職

○草蟲大夫

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嚴氏曰自

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

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嚴氏曰召伯聽訟尚有強暴侵陵貞女事是紂之舊迹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羔羊鵲

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此詩得之伯德如羔○殷其雷勸

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

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李氏曰召南

西諸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小皇惠及下也夫人無妬

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

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

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

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媵之問勤而無勞無怨之意

序不可信如此今但言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

不與同去之意女得勤而無怨之意

引氏曰嫡謂妻媵謂妾古者嫁女必娣姪從娣謂之媵

士婚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无姪娣猶先媵是士

有娣媵但不必備耳○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

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穠矣美王

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詩時世不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以說者多笑其然

此但讀爲兩句之決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及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
王後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國之夫人不同所以
其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執貴以驕其夫家也世立文不
詩於其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服翟勒而續紉
服則衿翟然則公侯夫人翟非翟也與翟翟曹氏曰春官巾車掌主
者其翟車具而組紉有翟也與翟翟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
鞞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內司服掌三后之六服自
禕翟以至祿衣凡六等禕翟之次即榆翟也乃婦人車服各
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
則車用厭翟服用榆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
非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
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 ○駒

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菟田以時仁如

駒虞則王道成也此片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卦

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頌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
之終至於仁如駒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
也然非諸侯有駒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
虞語說書曰駒者文王之圃名虞者圃之司獸也陳氏曰禮

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飾樂官備止則其爲虞官明矣猶以虞爲主其實數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騶虞詩仁在發五犯者義也人作

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

詩之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

山株林之屬若諧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騶頤人清人爲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

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

惟乎深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

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

爲世之某公之特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

是博會書史林託名論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

以惟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

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賊罔以誑後人之罪

不可辨矣蓋其偶見此詩氣以三篇變風之首是以求之者

致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僑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

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謠又爲發心動懼

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譴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
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
必於其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通所以暴其真不知
而後其深不信也及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
爲論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
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
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何以爲陳古而刺今
吳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
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噫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羣
是其輕躁險薄九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盜法中如隨處社稷口頭便得怕用一詩硬差辨

孔氏曰頃公貞伯子夷王時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

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始從之然唯燕二一篇詩文畧可

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

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

遠送于南一句可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爲送戴鶴之騶 ○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以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

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當無良亦非宜所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與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

慢而不能正也

詩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牙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

詩之類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

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陳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序蓋有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殺安忍心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桓川曰蔡之賊此序但議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矣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

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于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

自善之解莊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亶公也淫亂不恤國事

軍旅數起大夫以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

詩序所謂大夫以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

人之所爲也○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晉公子○匏有苦葉刺衛宣

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未有以見其爲刺○鄭氏

人夷姜孔氏口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谷風刺夫婦

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

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東萊引先生初解

姜有節而夷姜無○式微勸侯禹于衛其臣勸以歸

也詩中無然侯字刺○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

侯黎侯萬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

子以責於衛也

卓見詩有伯字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詩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

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詩晉叔秋路氏數之以其

奪黎民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鄭氏曰衛

五侯九伯侯爲牧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

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

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

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也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

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爲連出宣公爲

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

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

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

是也當言貢禱牧也○愚按朱子辨序之非今纂箋疏姑見

方伯連帥

之義亦

○簡号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序君伯詩意而

○泉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

○泉
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

與

鄭氏曰伶官樂官也

父母終思歸壙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葬沒則使大夫率於兄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

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

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木問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恐非是○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序

全然不似詩意○鄭曰衛君宣公○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

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也

鄭氏曰宣公一惡美姜生伋為娶於齊而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夢之○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時事無所見於

他書序者或有

○

東萊呂氏曰其妻共伯之妻婦人從夫所傳今姑從之

詩姜姓共伯偕伐出了名餘其詩伯字孔史記載楚疾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其伯入精姜育

武公午力十有五猶絀警于國計其初即位其弱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國必加長於

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其伯未嘗有見

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

也

○

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然於惠公之册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味桓夫人許穆夫人頑昭伯

宣公庶子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

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

老也

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

知此亦為宣姜鄭氏曰人君小君也嚴氏曰此詩惟沐夫人服飾之盛容兒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

語而漢刺之意亦見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

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字之首句以爲刺奔詞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見本篇矣

而或者以爲刺詩之終固行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閱情感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猶嗟之屬是已然嘗試以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則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周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閱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荅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戒而絕之豈其剛詩者二雅是也鄭者繼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此鄭繼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上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

胡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俚語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
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止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
人固不諱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
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有
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
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
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川之何等之賓
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肯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
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大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
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冰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
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
爲其有邪。止美惡之雅。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
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
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出。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
夫子皆敘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
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思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
而可以除合於韶武之聲乎。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
韶武之音也。即此。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
肥饒不膏。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鶉之奔奔
此其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懶慢也。○鶉之奔奔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

焉孔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

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曰楚丘濟陰城武縣西南○蝦蟇止奔也衛文公能

以道化其民浮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不與相

長推李氏曰不與齒之列也嚴氏曰衛風汙邪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一人之本也○相鼠刺

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

化無禮儀也○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

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掃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蝦蟇以下亦因其在

此而以爲文公之○載馳許穆夫人

此耳他未有考也



嚴氏曰臣子好善文公之心也

○載馳許穆夫人

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

是詩也

此亦經明而片不誤

鄭氏曰城者懿公死於漕邑謂懿公也懿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頃蒸於位曰滅露

生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言爲許爾實殺女撫膺大息曰報我不爲男子報舅氏之患與夫人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爲真欲歸

非也

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詩之類

曰武公和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

者退而窮處

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之意是明然詩文未有見弃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

刺莊公矣。宗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家行誓不
忘君之惡，此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言義又
有甚乎。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
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
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何。○碩人閔莊姜也。
伯白撰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

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莊姜不見於詩，無一語及

其族之貴容兒之美，此儀之溢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
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大風浪，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
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
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黃氏曰：碩人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
嬖妾之不當僭，而借碩人言。夫人之瓦見於而不見於也。○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

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

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

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也。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

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見○堯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大夫刺之刺詩不可○孔氏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二

杜預云蓋○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也魯公為桓公後桓夫人見出於先君則為絕

於宗廟矣我不可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呂氏

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

臣之舅在衛安臣共終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子母

之心蓋不相遠所載自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

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

不取過焉不幸廋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方刺時

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伯方為王前

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

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享言為王前驅蓋周詩文

然似未識○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

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乃民上曰多昏者斥也序者之意蓋曰傷於此時不能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祭劉氏曰夫荒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每非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

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

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圖

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絢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明林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

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繁馬三百稱去衣單復貝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

文双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王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

鄭氏曰宗周
周錫京藩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

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
宗周之大夫

平王初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

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同

東萊引先生初解
云君子當憂世知

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死而已以辭尊居卑
出處富貴而不屈誠誠以信導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矣
力之所能也足以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
自得共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
賢出處之正然此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利以沒
身者豈不謬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嚴氏曰當是之時且
賤焉非耻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中谷有蕓閔周

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於繻引王

中宵之事然亦有以見此詩之爲是也然也

鄭伯禦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平異虜公敗

鄭祭足帥師取盩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十逐舟鄭伯政

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繻王繻王平大敗祝

聯射王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

族焉序說未有據詩意亦

不類說已見本希

鄭氏曰九族從己上至高祖

書駁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嚴氏曰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兄弟適人及其

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

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妻族

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

二也九族二說不同姑兼存之

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

詩其篇與

大車相駕其車與米車異其辭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

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

乃思大夫之詩

東萊心

此詩所

武亦求之後期蓋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丘中有麻

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

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履以

莊王

鄭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焉事見春秋傳然前用鄭氏謂此亦與莊公

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為之說以實其事

今從其說。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

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或謂非以刺莊公。

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

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闕巷下。雖民伍此詩恐亦民

間男女相。帶日氏曰。京築陽故東源河也。有京水寒水。解

說之詞耳。音京東來之京。楚漢戰於京。京之問即其地。

也。京邑在景陽縣東。故倉鳩溝在焉。西官渡在。午。春秋

爭劇制即成。官舊坑。卒也。嚴氏曰。有序以爲刑。非。午。春秋

言鄭伯克。受。誠。父。殺。之。意。同。後。分。謂。回。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城。土。京。人。亦。叛。之。

○大叔于田

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山

刺莊公也。下。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

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父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

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

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此詩本春秋傳而

其義又據序人而以是詩為公子

之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方以

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君子也

人思望焉

此詩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

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詩本有以見其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被春法也齊太子

忽一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有求
多福在我而亡大國何為其後此或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
之敗我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无乃不可乎齊侯不聽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投室以歸是以師行也其謂我何遂歸者
鄭伯遂為祭仲所逐此亦文所據以為證者也然以公為之
即伯遂為祭仲所逐此亦文所據以為證者也然以公為之
此詩未必為忽而作亦名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公為之
附之於忽耳假如其不然則忽之辭皆未為不且而到刺至其
失國則又特以魯為援寡不能自定亦未可謂非也亦
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葉川漢必
欲報錄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放徒欲以拘說詩者之繆而
不知其失是并之也義理之公以國理之休扣而呼守
者之心術故子有女同車羊亦以為刺忽而作怨不取
不可以不辯昭齊女其初亦反好於忽也思且後東矣
同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若之於忽所謂臨晉畢亦之
類皆无其失至日為拔董宣詩人受君之意况其所以去國
正坐柔懦闊疎亦何按之有義最足刺忽可伶九鄭州中惡
詩皆以為刺之東萊又欲主小序服煉得鄭忽罪不勝諫當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
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語之辭序**○擇兮刺**

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見上○狡童刺忽也不

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見上○狡童刺忽也不

非之如寇讎也見上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

公猶在位也見上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遂以狡童月之耶且昭

董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藪所謂狡童者方謂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接以指公之身焉則其外又甚

而非詩之不明矣夫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

率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我聖者不可勝言者一

則使昭公无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賦其淫泆之失累而麗

於誹謗之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則怨之意以為實賊昭

公之守正而終焉詩人之无礼於其公凡此皆非小失而後

之說者猶或主之期流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

韓子之言而不察其斷

章取義之意耳○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

男行而女不隨此篇命之詩○東門之墠刺亂也男

刺誤矣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

○風雨思君子也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然此詩之詞理皆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此序

釋東施之字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

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夢忽之詞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外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方誤

此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潛雅糾殺祭仲二知之殺雅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

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弥殺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公子亶是二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高渠弥殺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公子亶是二爭也

也魯莊公十四年傳取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先生初解曰五爭首尾二十年始備參考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

時思不期而會焉

陳東曰此曰君之澤不下流也
講師曰露露之澤從而明也○溱

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

鄭公曰淫亂乃其風
氣習而傳已久
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京得之但哀公未有所
考宜外以證惡而得之哉○還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

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
自作非有刺也其

曰君臣失道
者尤无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

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
六人挈壺氏之各

董盛水器蓋置壺浮前以爲蓋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无政然所以與居无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善要氏之

也○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

是惡作詩而去之

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說見本高

卷四

孔氏曰衣公器

鄭氏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劉濟曰春秋曰春秋回行書夫人至自齊十八年八月夫人如齊莊公示年夫人遊于齊

年四年五年七年皆書夫人會齊侯大夫勸雁知去就爲義且其去而不顧也○甫田大夫刺

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爲襄公之詩

○廬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

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京得之

魏高履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

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也靈思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

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

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

詩也

用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

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

居焉

刑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
元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

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
小素養序言

刺貪失
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

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此非詩必碩鼠
以刺其有司之

雖未必直以碩
鼠比其君也



孔氏曰黍食黍藿
以穀使黍藿也
食前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
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春
民貧則俗

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
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

豈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引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甘奢之誘反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朴則尤恐其无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昔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唐

唐自是未以國號晉時用名曰

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

唐

蘇氏曰當周公召

意道因此而謂之唐身皆整誅其然

唐

公又加之時儀侯

甚高愛物儉不中礼國人閱之唐之變風始作

唐

蘇氏曰晉之

博曰李札關周樂歌至於歌唐風曰思深哉亦有節焉

唐

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深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

○山

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

以刺之也

此詩蓋以谷蠡蟬之意而實其憂非

○揚之

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卷一

東萊引先主初解按左傳中託

晉將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傳侯與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左惠二十四年

晉封桓叔于曲沃惠三十年晉滿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所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之

事也李將叛者滿父之徒而已國人奉孝於昭公無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滿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此可

以見國人之心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

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

焉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

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扶杜刺時也

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

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見此意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原意得之但其時

則未可知

東萊引先生初解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公不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欒立曰欒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隋王命欒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九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欒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曼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欒仲立哀侯之弟懿為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原以史評為文詳見本篇

述其貽且謂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爭而陰刺之耳亭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與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節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

解負吏以求私者其重室而免於刑戮是乃措賊之尤耳以
是為美吾恐其始之改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存之固多
然其顛倒順逆則倫皆埋有如此之甚者故子特深辨之
以正人心以誅邪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
自附於春禮孔氏曰左桓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威
秋之義云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威
昔之爭晉州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之
盡以其宝器賂周厲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
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晉侯之始
并晉也李氏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叔叔相叔
生莊伯解生武公稱緡世為曲沃君至莊十六年伐成
之當是時天子之使過外晉故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使
為之請命于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是請命而命之也 ○有狄之杜

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

輔焉此詩全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

多喪矣 ○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周禮

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東萊引先生初解獻公好聽
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諫觀樂職說天子及逐星

公子之事
可見也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性黃鳥習湯為有焉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孔氏曰秦仲

以字配國者

附庸未得命而無詔可稱

○駟賦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園囿之樂焉

鄭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始命為諸侯孔氏曰秦自莊子以求世為附

庸平王封襄公為襄陽之岐西之地有蕃

曰園有墻曰囿者城養禽獸之所也○小戎美襄公

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

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詩時由未必然而義則得之

說見本篇

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西戎毀幽王

之地方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殺戎即有其地矣

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十六年伐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至穆公遂伯西戎則其在襄公

世西戎方據周地而有之此其所以爲方強也○愚按葛氏引朱子初解云西戎方強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西戎者奈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己者豈慢忿之私歟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太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勝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奉人所以樂爲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後繼而與詩經之意也○兼段刺襄公也未能用文御集傳爲詩齊而備載之

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繁則必不然矣

○終南

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東萊引先生初解襄公雖未命矣鄭氏曰地雖有土命尚爲我有戒其無負天子之命而勸其必取也補傳

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最爲有據○黃鳥哀三良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序最爲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與君子之辭
序論謂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
說已見本論矣
纂疏曰康

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以秦人戰于令
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
滅庸見於經傳者已
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

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

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

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

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後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
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

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
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
此愚謂我見舅氏之上闕一曰字按左傳二十四年乙酉
穆公納文公左文七年辛丑康公即位已十七年據序則此
詩作於即位之年而令狐之役亦是年也何康公思其母以
及其舅乃忍於其舅之孫乎晉獻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

○權輿刺康公也志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死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

諡惡政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

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

井爾上同○衡門誘僂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

以誘掖其君也

僂者小心思之之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

意也纂疏傳公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

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論齊之詩

○東門之揚刺

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上同○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无可紀獨陳忱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无良之詩与之序之作

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

陳氏曰陳陳作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蓋已有靈感之者故詩人歸咎於无良師博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

宣公六年

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

○

宣公六年

○月

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

○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

陳國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

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擯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萋楚疾恣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此序之誤說曰本此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也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隨隨適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蜂游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昭公班信

○候人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但以二百亦非

合於左氏所說晉侯入曹之序序遂以爲共公未知然否



共公案昭公班子

○鳴鳩刺不

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

○下泉

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曹无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嚴氏曰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衣主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深而文於曹墮矣執其君分其田

泉掘木爪矣私城朔州齊事見左傳二十二年

函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東而作考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

所以治其同者方風論而成其德故是未居

東也至于鳴鴉則其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終時稼穡之艱難如此

穢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稼穡而已九感節物之變而

惟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東來曰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

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惑也揚氏曰七

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與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

託尚非井邑其民知黨其教各有正長即分司其職功未易

集也○鳴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鴉焉

此序以金勝為

時宰

鳴鴉詩家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之不助

疑之耶曰若說不助疑則已是有何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

是吾之兄事同一外今既克商時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

敢疑乃是即无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乃造出一件事

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



東萊曰武

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先生曰然特率
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旃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孫子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周
王各之曰鳴鶴土亦未敢謂公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

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

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

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破斧美周公也周

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

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國耳原說以爲管

蔡商奄尤无理也○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

知也

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

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

失其聖也

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贊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序得詩

盡其用且其為孔氏無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

說已見木菴為主與之對行禮其賓君設酒棐於其左皆

在右為主羣臣總為賓矣政有酌○四牡勞使臣之來

賓送酒之幣食有伯負勛飽之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

○皇皇

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

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

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不同以詩

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而依

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
以爲乃穆公思則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依此詩
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乃穆公又未遠不知其
說何故如此社頌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董氏曰韓詩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與毛氏合先生
初解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
詩之序文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
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則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
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
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爲兄
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且更兄
弟之愛孟子所謂其兄閔弓而射之則已垂涕而道之之
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必其於
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王氏曰燕兄弟亦必有詩
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惟常棣一篇詞多激切○伐
意若有所懲創則則公公因管蔡之事更爲此詩無疑○伐
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湏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

歸美以報其上焉

鹿鳴相以



鄭氏曰下下謂鹿鳴不伐木言君所

以下臣也臣不歸美於天子以谷貝

○采薇遣戍役也文

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

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此本必文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衛說也

鄭氏曰昆夷西戎獫狁今匈奴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

○杖杜勞還役也

同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

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附州次第序說之文已見本

○南陔孝子相戒

以養也

此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

○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

同上此序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

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也

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

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前

○崇丘萬

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前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前 ○藜蕭澤及四海也

為無諸侯之詳但見於卷之八則以爲澤及四海其文與野有蔓草同

○湛露天

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見前

詳見

本詩節詩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
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
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
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
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
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發則無禮儀矣小雅盡發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字自南陔以下篇尚仍舊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

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

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彼譜毛

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備按

魚麗一句之私改論於此云

子夷厲而小雅盡發矣蓋其人口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

未發然其頭不率則無所施之所謂發也宣王中興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詳記其所

由發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亦發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

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序謹微以下

非詩本意

鳴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下時用多不可考

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杜名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庭燎美宣王也

因以箴之

釋文成誨之箴凡

氏曰若病之須箴

○沔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者止側之器孔氏曰物有不周者用之

使成國人行有不同者規之使同備是斤練之名

○鶴

鳴誨宣王也

重氏曰此詩其

師傳所作也

○祈父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曰之君子愛其君之

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失而思之箴之而不可則規

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

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術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

於文成此詩人之所惜也

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于宣王

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

考室也

鄭氏曰設盛食以降之東萊也

氏曰斯于無

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宣王七歲被難
息於岐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昆而掩之故復取此
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雅有美無刺大雅言
大信者也論其大体則宣王周之賢君也○無羊宣

王考牧也

鄭氏曰厲王時牧人之職發王始廢而復

之至成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

而阜養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人難此詩惟言牛羊者馬豕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

東萊曰氏曰被左傳

韓子來聘季子賦

節之平章於氏謂取式此亦心以心而邦之義然則此詩在
古山節節地節氏則家父自周大夫也孔氏曰春秋之例大
子大夫稱字桓七年天子使家父來求車工師幽王之子
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幽王宮濕恒丁子○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

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薄

亂畏禍而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詩

爲叔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曰○巧言刺幽

耳序又以爲宜曰之傳尤不知其別也

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何人斯蘇公刺

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

而絕之○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卒公作增成

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

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因惟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

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

說本絕於維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晉氏

官寺人王之山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注云寺

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恭厥巷

而職掌未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

王也民人勞苦孝子未得終養爾

鄭氏曰不得

終養者一親

病工之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難說為滯泥之極然觀此詩之言出則悔恤入則感至具是言孝子所役而沒親之

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之不知

國在京師之東東萊口氏曰杜氏

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四月大夫刺幽王

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然亂並興焉○北山大夫

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

母焉

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

均此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大夫

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

○小明大夫悔仕

於亂也

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人明小雅

明明在下謂之人明小雅

耳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亦不能質其事但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賦

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離一節相厲而絕無一信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

萊五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

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聚古者事神之稱存專以爲成王則兩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詩以自古有年一句外說而不

察其下文今遊南亩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

自存焉

此序詩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

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詩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詩

之本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

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

只刑例之

論

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行直食

二字生說

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祿則世祿交

此序

位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

位

此序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

位

此序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

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使謂孤危將亡不知人心

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

也褻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

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見楚辭



董八曰仲孫姑聘于宋宋公身昭子賦新言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

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

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論見本篇此序詩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樂法等篇相類

○采芣刺

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上同○角弓父

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

是詩也

卷之六

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生如骨肉之相附

○菀柳

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

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字蓋用

○采綠

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自

怨曠者有所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

○隰桑刺

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

之

此亦非刺詩疑古上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

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

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

也

此事有楚序蓋得之也

此字蓋非詩音然

○

此詩怨曠者自

○

蠶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志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謂方道

則禘決之甚無復

具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

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

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
○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繫者名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

時
○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下國刺幽

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

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

天下所歸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或於此疑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理之自然而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二豈秋意於其間則是以文王為歸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自我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明或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夫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猜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可已

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陳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恭書教誓者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

我文考文王受命皆謂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術推本言之
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
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未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
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於天
而斷震其內之訟漢儒又推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觀
武王於泰誓二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
考為文王
則可知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
言王季大任文王天歆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
方說也  李氏曰大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
則謂之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  曹氏曰書所
謂大王肇基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 ○旱麓受祖也周
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
千祿焉 序大謂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  東萊呂氏曰周之先祖
以下皆講師所附麗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嚴氏
此
○皇矣美周也天

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為聖也孔氏以

為文王所以得聖止是前章之意耳

監代毅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靈臺民

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

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呂氏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耳自文王受命

以下皆講師之贊說也孔氏曰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揚

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文王受命也

九年大統未集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

之作在此九年間雖非詩人大意所有然尚無害漢儒於此

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素誓

三篇射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武

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又于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

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

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同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

卿之制豈有文王之制已備天子之臺哉王制注昆明也明

虫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昆虫溫生寒死之虫○思

援靈臺本非天子之制周家既有天下以爲作於文王遂尊

之以爲天子之制耳不然文王

豈受虛名而志其爲質借也哉



曰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
○文王有聲

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萃其伐功也



羅氏曰繼文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上也繼代詩專言文王以太王王季無伐功所謂

繼代者專言繼又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宗蓋其大者然而大統未集至武王伐商然後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原其所以尊者與七月之辭相類○愚謂詩中即無后稷配天之意已詳論本篇末矣豈此詩但為尊祖作后稷生於姜嫄以下皆蕭

師之術說歟○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

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焉

兄弟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

苟使謂乞言但見介不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之

詩人

士義無復倫理謂序之中此夫九其覽者詳之

興評大帥釋工句引下句如行輩牛羊勿踐履成則

之章序首思率台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輩為仁

如云酌以入以初道者亦屏權合之謂視詩之

以高處老乞言首初所字本以

是頌且高詩無乞言意也賈孫

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序之失如既醉太平也醉酒飽

口醉酒飽德以下○身駑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

盈守成神祗祖考安樂之也同○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嘉字然非○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泣

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歡是詩也

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治政

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

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

耳後篇召穆公此伯也叔放川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

事則其勤然特之微以戒其為好事之勤以懲其違蓋召公志也黃氏曰惟美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公劉之詩必以乃祖公劉為戒而德之書則以太王王季又士為說詩隨服於君者則如見此陳氏曰公劉之詩相類一月之詩一月言召公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川劉階曰周公師情也故於鴝鵒門使召公台道也及於○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是詩則曰獻

德饗有道也

厚光大矣然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以曰既認

出豈乎和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弥失之矣夫則

民勞乃穆公刺厲王也



嚴氏曰江漢鄭箋乃穆公名虎紅漢孔疏與公康公

十卷田孫又曰世王各胡成王十世孫周語云厲王世困人

殺之用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乃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敏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普獻曲史獻書師箴

賦際通百工諫庶人傳言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皆由教誨者
艾修之而後王懼的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
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子于彘季氏曰太子靜匿召公家用人
圍之召公曰昔吾彘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
王其以我為怨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既崩
太子於難乃与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
彘乃立太子靜為王夫以十四年之間朝廷无王及穆公乃
与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下不以為專恒王不以為疑此其
才如伊尹者必不能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蔡

鄭氏曰凡伯周
同姓周公之孫

也入為王卿士李氏曰凡伯周之同姓凡伯周之孫
祭周公之禮也凡伯則公之後也凡伯周之孫凡伯周之孫
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則公之後也凡伯周之孫凡伯周之孫
民勞故二編外子以為為切責際交之辭義歸於刺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一
上節有序說云二非詩之本意也

蔡

鄭氏曰傷者傷悼也將士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
愛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則雖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

君臣入義无所迷於天地之間也或謂傷者傷愛而已非諫
刺之也如此於願後世刺人吊古之作非當時臣子倦二之

義也夫序傷人倫之發吟詠情
世以擬其上傷何妨於諷刺乎○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

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
為亦以自警也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
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
王之三十六年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曰君而亦
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謹出詩者自相背戾二
也厲王无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為其警而從以威儀詞
令為詩切之戒總失宜三也詩以君德而從以威儀詞
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
以為正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无大悔非所以望於既
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因語左史之言一也詩
曰謹小侯受二也又曰日昃徂國三也又曰亦幸既若四也
詩意所指與棋與所美賓遊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
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
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不反
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世即其詩之本
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
厚薄淺深可以不一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

此又讀詩之簡要直缺者不可以不知也

卷之三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武公考傳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鄭氏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其德四十一餘是

也疏以為三

十六年恐誤○桑柔乃伯刺厲王也

詩傳云桑柔刺厲王也

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二篇不伯刺厲王

伯作於葉命武王時也頌命同召六卿內伯在焉成王時也

相九年王使籛仲內伯伐曲沃相王時也此又厲王時也世

在王朝賞為知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序注內

馬朔臨晉縣西都畿內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

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

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慶故作是

詩也此序附錄烈暴鄭氏曰仍叔周大夫孔氏曰仍

則稱字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

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元是心安有是功哉○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

大雅

鄭氏曰尹吉甫中皆皆周卿尹官氏中則名孔氏曰以官
爲氏其先嘗爲尹官因氏焉曹氏曰以官氏故鄭南山稱尹
氏太師中伯仲於中 ○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
賤爲侯伯猶召伯也

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

吉甫贈行之詩序皆以爲美

宣王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
則人君之美莫大焉孔氏曰賢有德行能多才藝

○ 韓

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

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
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鄭氏曰梁山於韓最高大爲國之鎮故美大其貌奕奕

然謂之韓奕韓姬姓國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

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左傳曰邢晉應韓

○ 江漢尹吉

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

鄭氏曰召公召穆公名虎陳氏曰淮夷之地不

在淮此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此者也揚州在淮府揚

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兩者也仁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

而洞言淮夷召虎就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

淮夷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
辭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彼淮濱省此徐土者是淮北
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常武召穆公

美宣王也有常德以武事因為戒然

篇之意未知其果嚴氏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

然否然於理亦通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

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王肅述毛以為王不

親行王基述鄭以為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

奮發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為王親征宣王憤揮天

戈克旃服除無不如意召公慮其初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

戒之伐淮有進嚴虎臣仍執醜虜是

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瞻卬凡伯刺幽

王大壞也

見伯鄭氏曰凡伯天子大夫春秋魯隱七

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士故版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

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所引春秋者凡伯出稱之不謂與此

為一人也曹氏曰板厲上末不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

决非一人猶家父也濮氏曰中隔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

年幽王亦在位至十一年周

始滅則凡伯非一人明矣 ○召皇凡伯刺幽王大壞

也。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此伯見上。是閔以下不成文理。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是天子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是以別於小段而已。毛氏之序，蓋亦術說矣。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



曹氏曰：按召誥云：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則是成王將謀洛之初，躬自至豐告

文武之廟，然後乃遣召公。牲卜宅也。洛誥曰：伯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則是召公既得吉卜，成王復遣周公，繼往經營之也。洛邑已成，周公乃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則是周公欲成王親舉盛禮于新邑。予則整齊百工，從周王以行耳。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是成王新祭也。然則序詩之意，當云：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將就新邑祀文王。周公乃率諸侯以從。若康誥言：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云耳。由是言之，則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踐天子位以治天下，皆出漢儒之妄，不足信也。

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蘇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舞也。武王之舞，謂之武舞也。文王之舞，謂之文舞也。

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林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舞也曹氏曰說者謂以竿擊人曰刺執刺以舞猶干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然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祭以象之謂之象舞

詩中禾見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稱王不能治即政之意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未嘗攝位明矣孔氏曰人君即政必以月正而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南諸侯之助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祭而南諸侯之助也

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若祭其人而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祭去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乎其間亦非所安矣故只以爲祭太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僻僻隘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

諸儒無有竟其說者獨歐陽公著時出論以斥之其辨明矣
然讀者初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
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
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收言又武受之者亦止一句
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收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
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
昔聖人制為祭祀之儀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
其壇壝樂器幣之屬亦各以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南丘則
占者未嘗有此瀆亂死籍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
薦魚春秋獻鴈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之方丘
表之則於義何所取乎亭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
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
不致此詩之本指耳成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國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證而韋昭之注大
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我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
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
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所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
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詩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
者必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
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嚴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
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
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

見其不可信之實也。然於漢書之篇已嘗論之。不足後以為
 據也。夫周公制禮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
 所矣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出
 漢之廟樂。亦隨世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能更
 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
 亦疎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正王季之臣
 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昊天有
 未能志。此郊集議之餘。於今固不得而取也。○成命。中
 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奉合作成王。業之王。自
 序。德地傳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便稱成王。字穿繫說
 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享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多端。有
 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
 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着。○我將祀文王
 后。十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矣。

於明堂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孔氏曰。武王既定天

下而巡行。守上之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
 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方岳
 以此望告祭。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祀失其傳。而
 謂之封禪。殊不知柴望。天子巡守。先柴。又曰。燔柴於
 太壇。祭天也。郭璞云。祭天積柴。燒之望祭。禮書云。設於巡守
 之方。非常祭也。其位茅以卜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

招以第音語所謂置業莖設表望是也孔○執贄祀武王

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盡矣其說已具矣入有成命之端

亦以詞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

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

為周有天○思文后稷配天也

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配天是此篇為周公所作李氏曰切謂思文言

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帝也

豐年秋冬報也

鄭氏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合者大合諸侯而奏之李氏曰樂始作而合乎祖猶詔樂始成而奏於祖考也陳氏曰

○武奏大武也



曹氏曰人武武王樂伐討以爲善樂其能成武功也又曰孔子語賓牟賈

曰櫛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備皆坐周召之治也武始而北出至六成後綴以崇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爲武功而已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除武王喪始朝於廟祭祖考告嗣

也○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將繼其祖考之詩

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愚謂以詩中之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之肆而後求群臣之助也

之則篇首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或反是羣王致戒羣臣自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之肆而後求群臣之助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載

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祈耕帝藉天子社稷以仲春

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唯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物之曹氏曰藉義曰借者天子爲藉千畝畧而朱紋躬秉耒以事

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然千畝之田不可躬自徧耕故周立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

掌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齊盛躬耕之者王一
發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力推庶人終於百畝庶人者向師所
掌之徒也王一耕之而使甸師之屬耘
料終之故謂之藉田言借民力成之也 ○良耜秋報社

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說報之意也不過要其耕種之勞叙其飾饗之

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則治百禮而

為邦家胡考之光中或百室盈婦子寧穀神社而以祠以饋

此皆田家勤勞安速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故也嘗考風之

七月小推之菴茨節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向一歌詠其事以

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取若

惟即序以求之拘拘於所報之語則感發之意微矣

衣經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子諸侯曰經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日同周曰經

商曰彤徐氏曰經取尋經前祭之義孔氏曰宣公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經以辛巳祭而壬午經之此所謂

祭之明日也高子不知何人孟柯弟子公孫丑稱高子之言

以問孟子趙岐以為齊人此高子蓋岐是也靈星不知何星

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

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

知高子所言是此不與此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氏

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相講武類馮也相武志也

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相講武類馮也相武志也

張氏曰解頤新語曰講武而類乎上帝馮於所征之地

皆師祭也此爲武王伐商之事情矣然是時有其事而

無其詩以頌其志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頌以

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

而講武類馮其志已欲保厥土而用四方定嚴家而昭于天

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肯也孔氏曰禘祭造軍法

者其神東或曰黃帝禘周○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

禮作祭又或作貊古今異也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孔氏曰左傳曰武王克商封

國者四十八古文尚書武成說武王克殷反祀周廟到爵惟

五分士惟三祭記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

事季氏曰封必於朝蓋扁功祖宗不廢也曹氏曰因祭日

執冊命之黃氏曰善人云昔祝上不妄予下不妄受孔子曰

善人矣富○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二篇說

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反二所以黃也今

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于四嶽河海所謂般旋也

孔氏曰武王定天下巡守祭四岳河海至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魯頌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詩無可考
詩中亦未見務農重

穀之意耳



孔氏曰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
當惠王襄王時曹氏曰莊公丑弟季友立之

賈而為知其際行父繼之是為季文子自是川州不絕鄭氏
曰史克魯史也孔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

無故不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君臣發意其行當請
於君若在僖公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

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各見於傳則克於文
公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世其年不可得

而知也又曰文十八年傳林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
克魯史也又曰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

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作



○有駟頌僖公

君臣之有道也

此句與前之詩末
見吾臣有道之意



李氏曰僖公之
賢者惟公子季

友賦文

仲而尼○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
謝不為頌其能修

也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

奕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備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序以國語爲文



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九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甫宋父

生正考甫是孔子之七世祖也曹氏曰戴公以周宣王三十二年始立二十九年而幽王爲犬戎所殺又五年而戴公卒

武公繼之宣公又繼之孟僖子曰正考甫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則正考甫時爲上卿矣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

師有商頌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揚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

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鄭氏曰中宗商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

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

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已後之時矣

曹氏曰自中宗至盤庚十世自盤庚至武丁四世小乙時盤

庚之業復衰小乙崩子武丁立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王氏曰長發序

以爲大禘之詩

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

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爲大矣

曹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

生時有饗集之權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爲禘祫

也虞夏商周以間歲爲之周則五年而再盛祭夏之時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至商春夏互易其名而禘爲春祭故於間

詩序終

○殷武祀高宗也

帝嘗也